

82
341844

大眾文藝小叢書之四

糠菜夫妻

(短劇)

中華人民
政府
總發行所

洪

新華

出 版	總 發 行	英 館 藏
新 華 書 局	發 行 處	章

1943.12.

MG
1234
243

★大眾文藝小說書之四★

糠菜夫妻

(短劇)



3 2173 7796 3

新華書店編輯部

新華書店發行

1943·12·



庫號 35910

糠菜夫妻 (短劇)

登場人物：

科子 丈夫，民兵，二十五歲
 金梅 妻子，二十一歲
 嬰兒 科子和金梅的孩子，襁褓時期
 仙花 女特務，二十七八歲
 農會主席

佈景：

一間簡陋的土房，有破桌床，板凳等東西，有門通外，壁上懸掛着一枝步槍。

金梅抱着孩子沉鬱地輕輕地哼着催眠曲：

慢板 $D^4/4$ 催眠曲 (民謠風) 洪荒詞
董世民曲

55 55 65 5	356 32 1.6	23 53 23 2	223 76 5 —
屋外透的太陽	燒焦了楊樹	屋裏的孩子	哭呀哭不住
屋外透的太陽	燒焦了楊樹	屋裏的孩子	哭呀哭不住
34 16 5 6	553 2.3	356 32 1.6	123 76 5 —
孩孩呀	快睡吧!	你那裏知道	你娘的命苦
孩孩呀	快睡吧!	你那裏知道	你爹的糊塗

(拍着嬰孩睡了，放在床上，自己嘆息了。)

(仙花上，攜着一紙包。)

仙 (在門外) 金梅，怎麼這樣高興，唱歌唱的多好聽。(進) 吃了好的嗎？

梅 仙花，什麼時候也鬧玩。餓成個鬼樣了，還吃好的？

仙 (看金梅，驚訝地) 哎呀，真是，兩天不見你，怎麼瘦成這個樣子？我的天呀！沒有吃的嗎？(摩金梅臉頰) 瘦的像個猴子一樣了！

梅 (傷心地) 怎麼不是呢？光吃樹葉子，野菜、糠、三四個月來，連米是什麼味兒的，都忘了。

仙 (同情地) 哎呀，真難為死你了，你看淨吃糠，吃野菜，還不夠這個小孩子吃奶呢。(看嬰兒) 哎，孩孩！孩孩睡了。

梅 (憤懣地) 那裏有奶？孩子快把我吃了。吃着奶頭光哭，真痛死人！

仙 嘖嘖……真是。(驚異地) 哎呀，多好的一個胖娃娃，也餓成這個樣兒？簡直是個小猴頭兒……怎麼啦，他爹上那裏去了？——科子怎麼老不想法子呢？

梅 (不樂地) 鬼知道他游到什麼地方去了！唉！

仙 (慈悲地) 唉！餓成這個樣子，誰來可憐？我剛剛在羊湯舖買了幾個飽子，你吃兩個吧！(解紙包取出)

梅 (謙遜地) 不，我不吃！

仙 (微笑地) 吃吧，你我又不是外人，從小長到大的姊妹！(放飽子在桌子上的碗上) 唉！科子當這個家真容易。

梅 從前他不是這個樣子的。今兒老不想動彈，你跟他說，他就說縣政府來想法子。

仙 (秘密地) 別說我說怪話，政府有啥法子？少要點公糧就得了。(又轉過語氣) 唉！這樣的年頭，政府也爲難。不過，它總是比咱們當老百姓好。

梅 我家公糧今年倒是減了不少，說實話，政府也真想了許多辦法了。可是沒有人去做，辦法再好也不頂事。

仙 今兒是漢們，都不想營生，一天到晚抗日長，抗日短。我說抗日也得有吃的呀！

梅 我家的那陣，還不是一樣？當了個民兵班長，啥也不幹了。
仙 這奇年奇人，嘩……（稍頓）我前一個跟你說的，一點也不假。科子的眉線果然長得俊，沒吃沒喝，天一樣地漂亮，也舒不了心！

梅 （傷痛地）唔，我一天比一天瘦得不像話了。可是，我總是往好的想。

仙 前兩年你不是想得好嗎？我也一樣地胡想：養科子一樣的小夥們，能抗日，能工作，愛嘖愛嘖，誰家的姑娘看見不喜歡？真是心都跟他們跑了。我不是大了幾歲，我看也要瘋了。你不是這樣嫁給科子的嗎？那一會，姑娘們都笑開了；好麵好湯也好，好小夥子窮也好。可是到了荒年，穿衣吃飯，這些傢伙們，都是膿包了！

梅 （嘆氣）唉！真是敢與死了！怨誰？怨我自己！
仙 我這些日子和你說的，敢不敢？一講就怪住兩個騙子，他騙不了，你也騙不了。把繩「迸」的一擰斷，那不是比登住好嗎？

梅 我不敢想，怕得很！

仙 就是可怕！一天天這樣下去，怎麼得了？人還能活一百歲？等到頭髮白了，那邊有什麼意思？（稍頓）金海，我的頭髮白的可多了，你替我拔拔！

梅 （悲哀地爲她拔白頭髮）真是，不到幾年的功夫，就白了這鬚髮！

仙 人真老的快，你真不像做閩女那樣好了，臉去瘦了，又黃的多了，快就是一把蒼頭了！下當一天閩女當一天仙，做一天媳婦坐一天盃，就假不了。

梅 （停止爲她拔白頭髮）唔，不假……

仙 噯！金海，你爲什麼穿這破破的襪子？連肉都露出來了！

梅 （慚愧地低着頭）唉……還不是他拿去……

仙 （笑）呵！你脾氣真可以。自己受苦受罪，也不敢痛快一下。怪不得我剛才看見科子在洋湯舖吃呢？科子命好，尋着你這樣好心腸的老婆！

梅 （氣滋滋了）他在洋湯舖吃嗎？

仙 憑咱們的老交道，我還捉弄你？再不然，科子回來，你問問他的嘴！

梅 （氣急）呸！我才不問他的狗窩呢！

- 仙 (笑) 你只講着良心說話，兩口子開開粥，怕什麼？
- 梅 你別氣我！哼！我嫁給他兩年，孩子也生了，他一點也不心疼我，光顧自己。
- 仙 真是，在外邊看他花錢，手頭倒不緊，跟着那些民兵，大吃大喝。(慈悲地) 唉！我還是把飽子留給你吃吧。(把飽子放在碗裏) 我那當家的，也說你可憐！我雖然是犯不着惹肚子飢。可是這樣的世道，家裏有點的，只招人眼紅；再不，就是鬥你！想拿點給你吧，有這份心兒，也沒有這份力了。
- 梅 (感激地) 不，仙花，留給你吃吧，你常這樣照顧我，我的心真過不去。……
- 仙 (摀住她的嘴) 自己人，別說這樣難聽的話！我家裏還有一條細布黑褲子，等會我拿來給你換了，穿這樣破的，科子都不像敢與！
- 梅 (衷心的感動) 仙花，你這樣體貼我，……
- 仙 (伴嘆) 你再說，以後我就不來了！
- 梅 不，我說的是心裏的話……
- 仙 (熱情地) 好姊妹，我不可憐你，誰可憐你？你受罪，我能舒心嗎？——(頓) 唉！要是攔別人早就離婚了！
- 梅 我不忍心，好歹作了一場夫妻！
- 仙 說句生氣的話，這樣的夫妻，也够囉了，連褲子都偷去，光自己快活！我告訴你的那個人，倒不比科子劣。吃少不了白麵，穿少不了綢緞，蓋的是紅被，蓋的是藍氈，再一層，年紀也不大。這樣的世道，我吃三個月好的，我就不活三年纜的！
- 梅 (沉重) 可是……我捨不得，到底我還是喜歡他。再說，又有了個小孩子，怕人笑話。
- 仙 (憐惜似地) 就是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孩子長大了，頂多是等個十八二十年。你如今二十一歲，那時候，也不過是四十來歲，算個什麼？頭髮白的快，日子過的也快。
- 梅 仙花，別老是說話帶刺兒，你不能看死我！
- 仙 (笑) 嘻嘻，好姊妹！說着玩的，別認真！(抱住她) 你真是瘦了，眼圍都深了。要是有吃有喝，不到兩個月，保險你又是個又白又紅的。

—— 5 ——

聽人鬼了！走了。（起來欲走）

梅 （沒在矛盾的思慮中）……不多歇一會兒？

仙 （欲行又止）金梅，這是頂末尾的一回了，你打定主意吧，就誤了，別賴我。（走到門前）勝！下雨了。（回頭）剛才的話，別讓科子聽見，我就怕當民兵的多管閒事！（親熱地）金梅，要是你有什麼着難了，你找我去，姊妹們，還用錮着不好意思嗎？……有功夫再來。（笑笑地出）。

梅 （沉思了一會，嘆息了）唉，……筒頭吃三個月好的，不活三年級的？……二十年以後——四十歲。……

（科子上，帶着有點醉態，把籠頭扔在一邊，無聲無息地坐在桌子上）

梅 （沉默半天）你不是到羊湯舖打糊葉子去了，為什麼空着回來？（科子不語）……別裝變作囉！

（科子打呵欠，懶洋洋地轉身靠着桌子，閉着眼）

梅 （輕聲怨恨）運氣都不會好了。你不去弄點東西回來，要我來陪你挨餓不成？

科 （慢吞吞地）你不會去弄，不知道我是陪誰呢？

梅 你回手淨，拍拍手就回來。

科 你有本事，你就去，咱不行。

梅 （氣了）你把我的褲子弄那裏去了？

科 （支吾地）誰知道呢！……

梅 你不知道？不是你偷去賣了，喝了羊湯，喝醉了？

科 ……隨便你說吧。……

梅 好個不要臉的，還算個大丈夫？

科 咱就不打算當個大丈夫，小丈夫，也不操這份心事。這樣的年頭，吃一頓算一頓。

梅 你這個自私鬼，光顧自己！

科 （掏出烟袋抽煙）……

梅 （氣極了）劣貓兒避鼠，劣男兒作主，你操的是什麼心？

科 我操的是什麼心？你不看看是什麼年頭？年上打三成，今年不下雨。

梅 誰你媽祖，樹葉子嫌苦，成天跟我咬哇成時地叫，我還有什麼辦法？你來奶小孩！誰窩囊吃你這些鬼吃的東西！我是你家的小兒子？是你家的老母豬？光吃糠吃菜就靠養大小孩啦？……沒有本事，討什麼老婆？

科 早要媳婦早生氣，就是不該討。

梅 不要臉，你爲什麼不動彈？坐着等天掉下吃的？

科 你爲什麼不動彈，爲什麼光靠我？

梅 呀！好意思？女人動彈，就不嫁漢了。

科 如今鬧革命，男女平等自由，都得動彈，都得搬活。

梅 嘿嘿，你找錯人了！我不是母牛，替你生小孩，又替你種地！你個舒服，連老婆的褲子也偷去了。你是個賊！

科 (火了)金梅，你打什麼主意？老是天天和我過不去？嘿！

梅 我看你不像個人！

科 我不像個人？你像個人？

梅 反正你不像個人。

科 我不像？我看你像？

梅 豬也比你好！

科 (睜眼)你想死了？當初誰叫你喜歡我？

梅 早知道這樣沒出息，我才不呢！

科 不？遲了，娘娘！當初你像長蟲似地纏住我。我比豬還不好？

梅 我纏住你？我貪你漂亮，圖你富貴？

科 就是貪我漂亮，倒不圖我富貴。(裝模作樣)就是好嘛，身體多結實，眉眼又俊又俏！

梅 (啞)呸！我纏住你？不到井邊照照自己的鬼樣！

科 (怒)媽的，我是個鬼樣，

梅 你不是人養的！

科 (更怒)你再罵！

梅 你不配當民兵，像你這種人當民兵，把民兵兩個字都弄髒了！

科 (大怒)媽的，你敢罵我不配當民兵？我槍斃你！(要取櫃上的槍)

梅 (初驚，繼之擴大)哎！……好，你敢！

科 我不敢？（端起槍）
梅 你來！你來！（抱起嬰兒）你來！……（撲上前，嬰兒大哭）
科 （畏縮下來）他媽的……（放下槍）
梅 （得寸進尺）你來呀！怎麼不敢呢？（撲上前，糾纏着科子）爲什麼不敢呢？……
科 （火起了）媽的，你幹啥？（把她推在床上）
梅 （又趨上前）你來！你來！（亂打科子，最後打了他一耳光）
科 （大怒）媽的，你打我？（把她推地上）
梅 （叫喊）來人呀！捉人呀！科子殺人呀！科子殺人呀！……
科 （駭）金梅，你今天瘋了？
梅 我找婦救會去，我要離婚，我要離婚……
科 （驚）你要離婚？……（退後幾步）
梅 （拉住科子）去找婦救會去，去找婦救會去！……（嬰兒哭聲漸弱）
科 （畏縮）去就去！
梅 （拖科子，科子不走）走吧！現在就去！
科 （發覺嚴重）我不，爲什麼要離婚？我不離！（揮開她的手）
梅 我一定要離！我一定要離！（往門外走）
科 （拉住）我不離！你嚇死孩子了！
梅 我要離，你虐待我！
科 （委曲地）你瘋了？天下着雨，你想把小孩弄病？（推她回來）
梅 我不！我不！（坐在床上哭）我要離婚……
科 （不由悲哀起來）金……金梅……
梅 你讓我去！我要離……
（正在糾纏不開，台後鑼聲響）

叫聲

天下雨了！家家戶戶準備種菜！到合作社領菜籽去！
……

（農會主席上）

梅 科子！天下雨了，你不去領菜籽，大驚小怪的幹什麼？（邊）幹什麼？
幹什麼？

- 梅 農會主席，他要槍崩我！
- 科 農會主席，她打我耳光
- 梅 我要跟他離婚！
- 科 她逼我離婚！
- 農 爲了什麼事？
- 梅 （把農會主席拉過一邊）他別鬧！他要用槍打死我！
- 科 （搶先把農會主席拉過自己一邊）她無緣無故逼我離婚！
- 農 怎麼，逼你離婚？
- 梅 農會主席，你別聽他說，我說的是真的。
- 科 你的話是真的？農會主席，你別聽她胡鬧！
- 梅 我別鬧？這不是槍？農會主席，他是打死我！
- 科 農會主席，你千萬別聽她的話！
- 農 （站在另一邊）你們一個一個來！
- 梅 （急說）我先說。
- 科 （急說）我先說。
- 梅 農會主席，你讓我先說。
- 農 （焦急起來）一個一個來！一個一個來！
- 科 我先說。
- 農 你快說！金梅，你先說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
- 梅 很好說，我要跟他離婚。
- 科 （急了）農會主席，你辦事要公平！
- 農 科子，別別鬧！金梅，你要離婚也得有離婚的理由呀？
- 科 哎，對了。問他有啥理由。
- 梅 理由多了。他不養活我，有吃的自己吃，偷了我的褲子，又要用槍打我！
- 科 你不要胡鬧！我打你？
- 梅 你用槍打我！
- 科 傷口在那裏？拿傷口來！
- （爭吵起來）
- 農 科子，你等一下，輪不到你說！（向金梅）就是這兩三點：

梅 不給吃，又打人，又偷東西，够不上離婚？……哼！我情愿吃三個月好的，就不和他活三年賴的！

農 哎！（驚詫了一下）好，你等我來想一想。科子，你急！（科子嘴巴不得要說：「我說，我說！」）哎，你不要囉嗦，我還有事情呢。

科 我說：她吃樹葉子野菜嫌苦，吃糲又嫌粗。這是什麼年景？又不講理，開口就罵我不要臉，閉口就罵我是豬！打我耳光！你瞧瞧，怕還紅着呢，你瞧瞧！

梅 你別冤枉人！農會主席，你辦事要公平，我沒有打他耳光，他要搶崩我！

科 農會主席，這還紅着呢，（湊近去）你瞧瞧！

農 我瞧見了。你為什麼偷你老婆的褲子？

（科子赧顏地退後）

梅 對，問他！追他！

科 褲子的布是我跟她扯的，她能穿，我不能穿？農會主席，吃飯要吃米，說話要說理！

農 總之一句話：你們兩口子都成問題！（他倆爭辯說：「他（她）成問題」。農會主席制止住）都別說了！當初你們相識相愛才結婚，就該好好的過日子。遭災年頭，就更耍一條心，有甜吃甜，沒甜吃苦。

科 對。這就是道理。

農 科子，你也太懶，不好好的生產！政府今年減了公糧，又借菜籽，號召大家採樹葉，組織互助小組，好多辦法，你不去幹，你是民兵班長呀！像你這樣有力氣不好好的幹，沒有人力的又該怎麼辦？

梅 農會主席，我不能和懶漢過一輩子，我一定要離婚！

農 金梅，你也不對，災荒年景，大家都沒有吃的，你不吃糲，吃野菜，想吃什麼？區長縣長今天也一樣吃糲吃野菜呢！

科 她不是鬼迷了心啦？嘴巴好像是金的，苦啦，粗啦，嚥不下啦，拉不出啦！

農 再說。你們有了個小孩兒，能不負責，隨隨便便，想離就離，想合就合？

（金梅低了頭）

- 科 是呀，那有這樣隨便的？
- 農 你們想想你們的當初，你們在推碾的時候，一前一後唱着歌兒。科子去打游擊，你半夜起來打餅子，給他做乾饅。你天黑去開會，科子在門口接你。兩個人簡直是黏在一起了，誰不眼奇你們？還會爲了吃饅，就鬧離婚，對的過良心嗎？
- （金梅感動地暗哭，科子低頭無語）
- 農 把這個念頭收拾起來吧！肚子飢，我們要自己救自己！你們不看看老三兩口子，男的種地採樹葉，女的紡花挖野菜，自己辛辛苦苦熬活了，一家子八口人！動彈就餓不死人！（頓）民兵同志！（抬起科子的手）憑這兩條鐵一樣的手，老日子能抗的住，災荒就抗不住？天也一樣能抗的住！
- 農 （和農會主席對視擦着嘴）對是對，可是……人家老是罵我，咒我！你不看看爲了好罵你咒你，還是爲了嫗罵你咒你。
- 科 反正……我這股牛勁兒，誰也曉得，人說我犢，我說犢給她看，那就不生產了？
- 農 當然……不過，不是不生……反正心裏頭不服氣。
- 科 （故意地）不服氣，離婚不就省事？
- 農 你不是說過：不能隨隨便便？農會主席的話能不算話？
- 科 那是我的意見。
- 農 （說不上理）是你的意見？那我就沒有意見了！
- 科 你不正正經經地養養生，老婆孩子靠誰呢？靠誰呢？你能不顧她們嗎？
- 科 （支吾地）……咱又沒有說不顧他們……不過……
- 農 不過什麼？
- 科 不過她更得心疼我，也得知道我有困難。
- 梅 （低低地埋怨）誰叫你光顧自己？不動彈？……
- 科 你爲什麼老是咒我？咒我……我當然不動彈！
- 梅 我什麼時候咒過你？
- 科 你那一天不咒我！（二人辯起嘴來）
- 農 （制止）哎，好了，又辯嘴，又吵了！

科 ……當然，咒我，我就不動彈！

農 咒你就不動彈？不動彈就是懶漢！懶漢就該批評，鬥爭！

科 是呀，我懶了，批評也該，鬥爭也該，就是打一兩下也該！爲什麼老是罵我咒我？……

農 批評，鬥爭，打，都該？那剛才打你一耳光，你爲什麼又惱呢？

科 （無言可答，慚愧地）那……

農 （懇切地向金梅）這荒年頭，你應該幫助科子。難了婚，到那裏去，尋個什麼樣的漢子才舒心。剛才你說：「情愿吃三個月好的，不活三年額的」，那是什麼人說的話？（頓）那是特務漢奸說的鬼話！要打醒主意！家不和，狗也欺！別讓人家揀上一手！

科 （驚，沉思）哪！那是鬼話……

農 唔，那是鬼話，有一些鬼，專門挑三撥四的搬弄是非。再說科子和你，是打着燈籠再也找不到的一對。現在是抗日，又碰上災荒，能吃糠吃菜的，才是好夫妻，等打走老日子，好日子都在等你們！那些光吃不幹活的，不流汗的，不是人，是豬！新婦女，就應該和男人一道做事務！（掏出烟袋抽煙）

（舞台沉靜了一會，科子低着頭，金梅不斷地偷看他）

農 （見科子在沉思）科子，想開了嗎？

科 （遲鈍地）農會主席，我……我是不好。

農 不好就要改呀！就要下決心呀！

科 我……我改！我下決心！從今天起，我趕快種上菜，打樹菜，多開荒。聽政府和農會的話。

農 （喜歡起來）噫，這才像話！

科 我還叫民兵大夥兒起來幹，幹個樣子給大家看！不讓咱村開下一個人，餓死一個人。

農 對了。這才是好民兵！（回頭看金梅，她馬上垂下頭）金梅，你說對不對？

科 我從前不好，讓她和孩子受罪，……我對不起她們……（突然外邊有人叫農會主席）

人 （在外邊）農會主席，快回去，捉住一個女漢奸！

- 農 (驚) 捉住一個女漢奸? (急趨至門外)
- 科 女漢奸嗎?
- 人 仙花在井裏撒了一包毒藥, 還會兒這化在村公所, 你快回去!
- 農 仙花撒毒藥? (走下)
- 科 仙花是漢奸? (取槍走下)
- 梅 (驚慌地抱起小孩子, 隨至門前看, 疑惑而警惕地) 呵! 仙花是漢奸? …… (沉思) 情願吃三個月好的, 不活三年國的。這是漢奸的鬼話 …… (坐在床上, 想起了過去的極樂和剛才對科子的一切, 徹骨的悲哀, 油然而生, 面俯着嬰孩, 凄然而泣) 咽……
- (室外有風雨聲, 半晌後, 科子上)
- 科 (見她在哭, 欲上前言歸於好) 金…… (又沒有這個勇氣, 長痛地, 終是抱槍無語坐在凳子上) ……唉!
- (農會主席上)
- 農 早就知道她不是個好人, 國民黨的特務! (發現金梅在哭, 科子抱槍臥坐) 哎, 你們怎麼呢? 還想不開?
- 科 (半天後) 農……農會主席, 我……我煩開了。
- 農 哦, 煩開了?
- 科 唔…… (吞吞吐吐地) 我對不起她們, 我不配當她的漢子, 我同意她跟我離婚…… (很難受地背過臉)
- (金梅一聞此語, 霎時神色大變)
- 農 (驚) 什麼, 你同意離婚?
- 梅 (突然地哭叫起來) 不……農會主席, 我不了, 我不離……
- 農 (愕然) 怎麼, 金梅?
- 梅 我不, 我不離, 我不離了! ……
- 農 你不離? (轉為喜悅) 嚇! 那就好了! 那就好了! 科子, 快起來, 快起來, 不怕人家笑話, 快起來! (拉他起來)
- 科 (起來了, 羞恥地背着臉抹淚) 我不……我不理……
- 梅 我不, 我不……
- 農 算了, 說什麼配不配! (向金梅) 當然不了, 還了得, 爲了吃點好的, 穿點好的戴了離婚? 不怕開笑話!

梅 這全是仙花教給我的。

農 (驚) 仙花教給你的？

科 (驚得起來) 仙花？

梅 唔，教我聽她的鬼話，那不是她給我的飽子！(指鍋)

農 你看！我可說對了，「籬笆裏的緊，野狐鑽不進」，你們兩口子關不在一起，讓國民黨的特務鑽進來了！(取飽子看) 說不定這也放上毒了。拿去叫人看看。

科 (恨) 她媽的，原來是她幹的！

梅 我以後要和他一道去生產，挖野菜，捋樹葉子……

農 (高興地) 這就對了，這才是新婦女！好了，以後再不許鬧了！(想了一想) 來來來！(招呼他倆) 兩個人拉拉手，再不許鬧了！(他們扭扭地不肯) 怕什麼呢？快吧！(強拉他們握手) 拉住！狠狠地拉一下！(他們害羞地掙開，農會主席得意地大笑) 哈哈！我當起月佬來了！(科子，金梅害羞地垂著頭，但內心是愉悅的) 你們就攔了我半天工夫。科子，趕快去領菜籽！(提起草帽住不走) 我還是跟那個女特務去！

科 好，我馬上去領。(要隨出)

梅 (帶着餘悲的柔情) 下雨了，戴上草帽去！(取草帽給他戴上)

悲哀後的溫情，流露在青年夫妻的臉容上，兩個人以憐惜的目光交射了一下。科子大步下。金梅抹着悲酸後的喜悅的淚珠。

幕

麟
葉
夫
妻

著者 佚 荒

編輯者 新華書店
編輯部

出版者 新華書店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定價 一元五角

1943·12·

(1—2000)

年	1943	第
月	12	日
類	9455	号

三三